

别一种散文

人间：个人的活着

1990-2002

冯秋子 主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0820

RBH48/06



人间：个人的活着

1990—2002

冯秋子 主编

I67
3208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：个人的活着 / 冯秋子主编. — 西宁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.10
ISBN 7-225-02187-7

I . 人 ... II . 冯 ...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 第 074816 号

人间：个人的活着

冯秋子 主编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行：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(总编室)
发行部：(0971) 6143516 6123221
印刷：甘肃新华印刷厂
经销：新华书店
开本：850mm × 1168mm 1/32
印张：15.5
字数：37 万
版次：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：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-3 000
书号：ISBN 7-225-02187-7/I · 432
定价：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个人的活着

(代序)

冯秋子

我理解,这部散文选集,应从尊重世间最基本的原素做起,即尊重人的心向和思考,尊重已经发生的事件,站在每个生命中“事件”的最本质的地方,面对它。

人能够怎么样呢?个人与个人,在面对自己世界的时候,会有哪些不同呢?

在消逝的许多日子里,人与事件一直在各自不可逆转的运行轨道里抵抗、融和、牺牲、消解,在那些“曾经的过程”里,每个人的活着,都显出不同,显出人的意义,显出事件给予人、人赋予事件的内质和涵量。我能够做的就是,从所选择的不同作品的各方角度出发,引领读者进入写作者所能抵达的相对的精神、情感的高度;尽可能是一些不同地域、文化、民族形态下生长的作者,携带不同的生存气息,而做的是最为诚实、素朴、生动的事写,他们的发现,装载,和表达,对于阅读者来说须是独特的,有益的,尊重的。通过作品,看到历史,看到社会环境,看到每一个人的真实情状;以事件展示人,以人及其内存的世界,人思想社会和人性的艰难过程,反映纷杂世事,使这些既有文学质地,又有超越的思维和个人的表达,印染更多读到它们的人,使文学与人的意义,为更多人所意识,所信任,使人和他们的生活受到鼓励。

我记起曾经读到过的许多上佳作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

在，是散文文体非常重要的整理、创造时期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生命意义和社会历史的热切和探究，严肃、反思、廓清、恪守，几乎是这一时期自觉的使命。许多作家坚持把最简约、诚实的心性创造交还于人，写出了一生中、乃至当代散文史中非常重要的作品，将散文的品格，重新搁于偏伪失真多时终于回归的位置。他们埋伏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埋伏在一个高度上，容纳着自己，也容纳着他人，深刻体恤存在本身，在有限的时空中，使个人的心的世界尽可能地博大，使人的知觉力在理性的思维掘进中，在心灵的悲悯和幡然忏悔中再度伸延，于是理智之光，人性之光，穿越岁月的沉重，从四面照射过来。使得阅读和写作，读者和作者，成为有机的、互为开启的连结，在痛快淋漓地给予以后，相互获得力气，把具体的日子接续下去。散文写作队伍中，各种年龄层面都有先行者，他们的出色创造，像光一样照亮过人，照亮过活着的人们的天空。

散文与读者的大幅度洽合，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和繁荣，确曾滋生过局部范围的肿胀、松懈和铺张，在恣意、矫饰、玄虚、纵情、炫鬻、腐朽方面，散文与别种文学体裁一样，不可避免地迈出了未加节制的脚步。这在庞然和发展的中国，是精神区域开垦时的喋血代价吗？人口众多，困境异常，每一个人起身走自己的路，心底的意欲、意识、意志，受到了什么蛊惑，发生什么样的冲动，决定了选择不同的路面或者方向。比较起来，文学写作者的数目已经有限，写得好与不好，是不是到位，都是每个人力所能及去做与文学或接近或终不能够接近的事。只要人们珍重表达的权利，只要没落形态未将“以人的方式”写作的理想湮没，只要世间存在纯正的鉴赏，就未到悲观的地步。

文学的眼光怎样一种程度叫大，怎样一种程度是小？我想不会是单纯的文学手段规范了文学的成色，是它的行为人，是注入其中的人的内心的经纬规定了文学的品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没有使

用哪种形式写作方是高下的律则,没有城和乡、内地和边区孰占优势孰显劣势的差池,没有哪一种外化的因素能够使得文学写作更为高尚或者卑俗。写作者一律平等地,站在真实世界里,面对人的存在,面对“个人的活着”。世事的难度,心灵的难度,发现的难度,建设与和谐的难度,需要生长新的力量去思量、再去思量,这一切劳动,均源于觉悟,源于心灵结构方面的准备和吐纳,其实,每个努力的人都体会过偶然与必然,相对与绝对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,明白自己的努力是在什么样的轨道上,自己思想的极限会滞留在哪里。由是,土地生长的可能性,全在看见土地的人的生长的可能性,全在人发现土地更大的深度和力量。人在往前迈步,希望就在田野上。

作为选编者,我希望土地的颜色不同,希望劳动者的视点不同,行进方向不同,但却把他们最深重的心力放在那片土地上……诚如,马丽华深感西藏土地上奇缺那种不囿于宗教,西将科学、理性作为精神支撑的知识分子,便用心端详更敦群培,那位目睹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藏政治、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现状,离经叛道的思想者,“一个披戴着锁链的舞蹈者,一个在思想的边际踽踽独行者,一个为追寻光明早早起身的行路者,并且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猝然仆地的那个人。”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,真心实意和客观,也比较彻底,是季羡林先生所做的一件对前人,对今人,也对后人负责任的功德之事。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,能够说的话,他的努力连接了许多代渴求真理、翘首等待学理的人。读到这篇作品的三年时间里,人们体会到说出心里话的不易和重要。张中行先生写的《伤哉贫也》,与铺排与表演,把一丁点东西无限制地浸泡放大的写作截然不同,他是把一大抱东西,缩放在一丁点体积里,每一个字都是结实的,质朴的,诚挚、公允和警醒的,而每一个字竟都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容量涵盖了文学的理性真义,可谓洗净铅华的凌

冽辉煌。读梅志女士的回忆录,知人类文明蕴积的无限美好的知识女子,有怎样的力量,担负苦难,顺应人性,在每一天,每一时刻里,与另一强悍刚正的灵魂,共度屈辱、孤独、悲抑,而永存着生的信念。梅志女士之于生存,之于文学,都是创造性的。当我们置身在先辈仁人曾经的残酷处境时,不要忘记梅志女士回忆过去时日的同时,也写出了人本身。她的温良、宽广的教养,和诚实、朴素、善解人意,闪耀出灵魂深处的光泽,无意中为文学增添了巨大的人性的魅力,这是双重的贡献……

筱敏的《起风》、一平的《去奥斯维辛》、史铁生的《病隙碎笔》、潘旭澜的《“天堂”的妇女》、林贤治的《灰灰》、苇岸的《我与梭罗》、邵燕祥的《闲话样板戏》、张承志的《二十八年的额吉》、王小泥的《我和他,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》、王小波的《积极的结论》、叶广苓的《旧家拆迁杂感》、西川的《难以描述的旅行》、高叶梅的《心灵的朝拜》、刘烨园的《我的兄弟 死在路上》等许多作品,显示出岁月磨砺的坚韧踪迹,已然自觉拉开了与世界的距离,世界上的人和事,在那些作品中,呈现出原本的底色,不加人为虚饰、矫枉,不有功用目的诱惑,只是直视与记录,思考与传达,而人的发现和体味直通到里边的地方,在艰难中发酵、升腾,穿过了无奇不有的大,回顾到可感、可触的具体真实。作品中,能够回头的和不能够回头的东西,那些不得不如此的命脉归依,那些灵魂的纯粹的质地,又展开一个更加宽敞的世界,那是意义深远的现实,是超载理想的存在。并且,老一辈作家与后来者,在表达人道的深义上,在反省过往人性的繁复上,在守护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上,已然衔接起来。这些不吝学养的篇章,表露着写作的质量和人的质量,那些能够和应该延续下来的内容,全在每个阅读者各自的取舍中。

编选过程,我常想少数民族作家,过去读到过的,和现在再找

来读的，仍然吸引我，他们写作文字，是心里推动着往前走，依据富有灵性的质感，促动人的叙述，从里往外渗漏，如溶洞的水滴，一颗是一颗，凝结在永恒的地方。他们消化生活的韧性、耐力，他们的恒久和超然，使他们虽历经苦难，仍能够诗性地存在，使他们的精神天然地超拔于上。他们的写作，从一开始就无视规范，摒弃人为演算，让文学与心灵愿望融和一体，活着与死去，本就是文学，像呼吸生命和死亡的气息一样，在他们心里慈悲地、神圣地涌流。如果不去表达，他们呆在自己的地方，沉默地劳动，或是冥想，也会是那样一种丰饶的状态：承担一个世界在胸垒，而沉静地融化它们在黑白时日里。表达和不表达，有什么不同呢，散文和他们的活着更是一样的意义。读高叶梅、叶广芩、张承志、牛汉、加央西热、鲍尔吉·原野、萨娜、席慕蓉、苏华、石舒清等，恰如意料之外的步伐，踏进旷野，人彻底，天地无有遮拦，天明以后留下铁骨一般的脚印；杜拉尔·梅、苏莉，她们写了儿子和父亲，莫如说更深刻地写出了少数民族女性多重的人性宽厚的意寓。承担了苦难的杜拉尔·梅，像草原上耐寒的女人，在风沙里操持，无声无息，不停下手。苏莉写信时说：为什么选《摇曳的午后》呢？她一点也不喜欢那时的自己。“现在回到头去读，有点觉得我对痛苦的父亲远远不够宽容和理解，总在那里自私地抱怨他。”选择此篇，是因为苏莉写了最直接真实的感受，写出了多重匿藏，不是常态里的怀念文章，不是掩蔽和加工后的表现，还有，最重要的，就是经过埋葬以后，写作者和读者在岁月流逝中可能有的稀罕的再生，事实上，苏莉和我们确亦了望到了更多。

还有几位别类艺术家，吴文光、赵小源、田戈兵、文慧以及本是诗人近年参与制作纪录片的加央西热进入本书。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按照理想生活着，一点点地实践着，坚守信念，百折不挠。他们中的几位，本就有出色的文学功底，一边做着自己的艺术实

验,一边写作。他们带进来的别种直接体验,富有生命的张力,对于创作本身,自有互相借鉴的意义。

这本选集的时间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如今,辑十多年间,叙述人和事件的优异的散文创作。我尽力做一些记忆、拾遗和警省的工作,作为以往选本里的一些补充。因之所选作品,都是通过直接阅读得来。希望以作品能否提供新的思维映照的价值取舍,而不以作者的声名大小取舍,即只对作品,不对人,体现选编者与出版者的严肃、涵纳、意趣、品位。但这肯定也是一种缺漏着的选本,除有些好作品因技术原因不能够如愿收入外,个人阅读范围的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遗憾之处。期盼有更好的阅读,和推动阅读的选本出现。

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五日

目 录

第一辑 山顶上的风

- 3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/季羨林
- 15 出狱琐记/梅 志
- 23 伤哉贫也/张中行
- 29 起风/筱 敏
- 33 埋葬:永远的沉重/牛 汉
- 37 “天堂”的妇女/潘旭澜
- 45 去奥斯维辛/一 平
- 52 闲话样板戏/邵燕祥
- 59 病隙碎笔(六·节选)/史铁生
- 65 灰灰/林贤治
- 80 我与梭罗/苇 岸
- 88 心灵的朝拜/高叶梅
- 99 积极的结论/王小波
- 107 二十八年的颧骨/张承志
- 120 难以描述的旅行/西 川
- 131 我的兄弟 死在路上/刘烨园
- 146 黄秋耘相信眼泪/阎 纲
- 153 道德主义者的悲喜剧——廷杖与肉腊/费振钟

- 159 特立而独行(节选)/王开林
170 王府大街64号/雷 达
178 林徽因在李庄/翟永明
185 籍贯或老家/苏 华
194 心中的怒火/葛尔乐朝克图
199 舍楞其人/朱增泉
209 当春天的音讯即将抵达/马丽华
216 拉萨晚娘/王宗仁
223 天翻地覆时/李敬泽
233 出入山河/李 锐
239 永远的关外/素 素
248 泥与焰:个人史(节选)/黑 陶

第二辑 推窗的人

- 255 白音塔拉 我的童话/萨 娜
261 七坛甘草梅/叶 梦
276 我和他,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/王小妮
289 摇曳的午后/苏 莉
293 歌王哈札布/席慕容
302 酒别/ 鲍尔吉·原野
308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/汪曾祺
313 养鸟者语/赵 园
318 正午的蜜蜂/老 愚
321 安息/林斤澜
325 烟雾里的一页/于 君
335 寄至何方/黄一鸾

- 338 旧家拆迁杂感/叶广岑
- 343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/徐 晓
- 348 我和母亲之间(节选)/尹 慧
- 356 皮娜·鲍什的作品和她的微笑/文 慧
- 361 皮娜·鲍什以及和我们有关/吴文光
- 365 我跳舞,因为我悲伤/冯秋子
- 377 混在《生育报告》里/田戈兵
- 385 美丽的故事,或者感伤/赵小源
- 396 帕拉的两个牧人/加央西热
- 408 故人冰冰/昌 耀
- 414 在天堂里游泳/徐敬亚
- 423 安生的房子/杜拉尔·梅
- 430 牲灵(节选)/周佩红
- 438 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/韩小蕙
- 445 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/刘元举
- 452 城里的姨妈/摩 罗
- 459 往事/石舒清
- 466 勇敢者/何玉茹
- 469 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/刘亮程
- 476 天才之境/红 柯
- 481 黑色交响/张立勤

第一辑 山顶上的风

SHAN DING SHANG DE FENG



季羨林

季羨林，男，一九一一年生，山东清平人。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曾任中学国文教师，一九三五年赴德国留学，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等印度及中亚古代语文，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，一九四六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。全国二、三、四、五届政协委员，全国第六届人大常委。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散文集《天竺心影》《朗润集》《季羨林散文集》《季羨林选集》；专著《印度简史》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》《1957年—1959年印度民族起义》《罗摩衍那初探》《印度古代语言论集》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》《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》；译著《短筒小说集》《伏哩婆湿》《沙恭达罗》《罗摩衍那》《家庭中的泰戈尔》等。

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

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。他虽已长眠地下，但是他那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，仍宛然在目。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，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，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。此时，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，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。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；而且，不但不惶惶，在人们的内心中，有的非常殷切，有的还有点狐疑，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。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，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，聚集在沙滩子民堂中，举行庆

人 间：个人的活着

典。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，作了简短的讲话，满面含笑，只有喜庆的内容，没有愁苦的调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。大家相互开玩笑说：“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！”简短的仪式完毕后，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，登上飞机，飞往南京去了。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：“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唱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”我想改写一下，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：“最是仓皇辞校日，城外礼炮声隆隆，含笑辞友朋。”我哪里知道，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，我是含笑不起来的。

从此以后，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，分道扬镳，“世事两茫茫”了。听说，他离开北平后，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，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，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。飞机返回以后，机舱门开，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。然而，除了一两位以外，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。据说——只是据说，他当时大哭一场，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，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以后，他也逃往台湾。后来又在美国去住了几年，并不得志，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，它不复存在。后来又回到台湾。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。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，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，日子过得并不顺心。后来，不知怎样一来，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，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，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。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，一直迷恋于《水经注》的研究，如醉如痴，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。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。可惜仁者不寿，猝死于宴席之间。死后哀荣备至。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，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，并建立了胡适陵园，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。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。

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，鞠躬之后，悲从中来，心内思潮汹

涌，如惊涛骇浪，眼泪自然流出。杜甫有诗：“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”我现在是“焉知五十载，躬亲扫陵墓”。此时，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，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，只差几步之遥了。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，真如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处说起了。

积八十年之经验，我认为，一个人生在世，如果想有所成就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才能、勤奋、机遇。行行皆然，人人皆然，概莫能外。别的人先不说了，只谈我自己。关于才能一项，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。但是，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，这一点自知之明，我还是有的。谈到勤奋，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，用不着有什么愧作之感。但是，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：机遇。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，主要是靠机遇。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，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。韩愈说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，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。然而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，只有汉文把“恩”与“师”紧密地嵌在一起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。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，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。

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，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，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，但是，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。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，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，旁听过他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，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。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，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，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。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，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。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，我喜极欲狂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难道这不是天